

曲肱齋叢書(一) 總目錄

出版前言

曲肱齋叢書集刊序：沈家楨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曲肱齋反省錄 | 11 | 四、曲肱齋近譬集 | 217 |
| 二、曲肱齋讚頌集 | 47 | 五、曲肱齋尺牘 | 301 |
| 三、曲肱齋文初集 | 147 | 六、曲肱齋短笛集上集 | 457 |

陳健民先生所著曲肱齋叢書集刊序

沈家楨

佛法之所以與其他宗教及哲學有不同處者，因其教導之中心在實證。文佛在菩提樹下成正等正覺，洞澈無始來累積之無明習氣，打破「惟恍惟惚，其中有物」的最微細我相薄膜，真如自顯，大智圓滿，是名實證，也叫無上果位。以後依願起用，隨緣接引，雖都自本性流露，解證一如，但衆生根基因緣有異，或重知見，或重實證。知見解會，人之常態，比較容易；而靜慮實證，破二執邊見，與生活常情不但相差太遠，且每每抵觸衝突處，因此大難。所以後世實證者寡，立言者多。所有著作多祇是因地之上教導，而罕有能從果位上作加持接引者。此所以二千數百年來，學佛的人，大多數祇能浮浮泛泛，這些菩提種子，累積若干善根，這已是在常人之上；但要因此希望臨終

時能一心不亂，千萬人中已不見一二，遑論虹光飛化矣。

這部曲肱齋叢書的特點，是有很多話，都不是僅靠熟讀經論，甚至深解理趣者所能宣說，而是數十年教理與山居修持實證經驗的總匯，所以這部書不應作言教看，而是作者大悲流露、實證經驗的和盤托出。是以文中再三辨明因地導修與果位方便教授之大不同處，其對啓發正見，實具極強的加持力。此為請讀者應先具備認識之一。

陳先生的密宗著述，因為力主恢復印度古代之傳統古法，對若干西藏密宗著述之改變，頗多批評之處。這種純憑自己三十餘年關居苦修，大智相應的發露，闡揚真正密宗之正統正理，在今人中真可謂鳳毛麟角。我雖然對密宗的修持甚淺，原不敢作這種主觀的說法，但覺得陳先生這種為法不拘的精神及見解，不惟可使他國密宗之發展有所借重；亦且大可作為西藏密宗及日本密宗之反省與參考。此為請讀者應先具備認識之二。

叢書中有好幾集的內容，有些人認為太專門化，難以學習；有些人認為太嚴格，不切實用。我曾聽說其文集中有遷識證量論一文，幾乎把中國大陸以前風行一時之頗瓦開頂法全部推翻，因而有為其同門同學不滿之情形。此事究竟如何，我自然不敢斷言；可是以一般而言，要談到證量，決不是敷衍浮泛，祇重表面的事。到那一種程度，說那一種話。尚未精通代數、三角的中學生，自不能望其即能深入微積，或予以批評；可是微積自有其絕對妙用與重要。此為請讀者應先具備認識之三。

佛法破我執，人皆知之。我們凡夫我執堅固的境界，與修持的大德，其我執已減至僅存輕微的我相時的境界，是有極大的差別的。這好比是兔子比獅子，也好比是幼童與大丈夫。陳先生文中果位方便的教授是太丈夫的境界。正如大丈夫可以翻山越嶺，而身體愈練愈強，但若叫幼童也去爬山，則非累死不可。無上瑜伽果位方便的教授，是

修行人難能可貴達到的境地，但必先嚴格自審，是否我執的程度已輕微到可以接受這種大法的階段。故此法不可不傳，但未必人人可學可行。此為請讀者應先具備認識之四。

此外，我想附帶的說明四點：

一、陳先生的著作，很少用標點。他的原意是使讀者要細心研究，不致順口滑過，原是具有深意的遵循古例辦法。可是近世人多忙於生活，少有人有此耐心；而陳先生的文章，古雅簡潔，加以標點，尚且不易讀。為使讀者易于瞭解學習，所以徵得陳先生之同意加以標點。但仍望讀者深體當年不加標點的悲心善意，而加意研究。如或標點間有錯誤，則咎在家楨。

二、這部叢書的排印校核，極不容易。此次蒙周宣德居士一手承担，簡輝雄居士細心校對，無量功德，衷心隨喜。

三、陳先生為人廉介，一向不肯將佛書賣錢。每有美國朋友勸其

收回成本，他都拒絕。我對他這種毫不顧到自己生活，重法輕利的一番誠心，十分隨喜。此次編印叢書，自亦尊重他正法布施的宏願，列為非賣。但此舉既非有意標榜，亦無反對諸善知識有收回成本者之意，因為如此，便得大量流通，正是有志於弘揚佛法者應有的首要任務。

四、當印叢書事初提時，陳先生知所費頗鉅，當時聲言祇印三部：一部回贈施主，一部送有名圖書館保存，以為名山石室，一部自己保存。他認為目前注意看他的書的人不多，所以不圖流通，以為將來佛運轉好時，自有人會再印。他這種意思，不但充份顯露他的苦心悲願，也強調了當今佛教面臨之重大危機。我雖然不同意這種悲觀的看法，也為之落淚。但仍決心多印幾部，以求流通。還望得此法寶的善男子、善女人珍重之，頂禮之，細心研讀，依教實行，普建善緣，同證極果，楨馨香再拜而祝禱焉。

曲肱齋叢書集刊序

六

一九七五年寫於紐約

傳序

言根於心，所以表法也。心不可以言明之也，明心則盡攝一切法矣。吾友陳君健民，新自西康來川，出其所作反省錄見示；直指人心，語無贅義，觀其言理趣處，透出二邊，卽證其於體性上，已坐斷三際。尤妙在於大圓滿見，大手印見，證入禪宗三身不二之理；卽因卽果，卽見卽修，悟後原無頓漸，修趣悉可言詮，理諦圓而法自妙也。後之覽者，將因斯錄而有省焉，豈限于陳君之自反也哉！爰揭數語爲之序出云。

壬午冬眞吾未定稿

題箋

點數方塘滿
 鏡紋映思飄
 康水元雲
 招煙霞
 孤出
 素出
 題刻出懷
 難寧
 君

辛巳舊作鹿以代緒健民并識

曲肱齋反省錄 目錄

傳序	一
題箋	二
回頭	一
負恩	二
陳病	四
自欺	六
失理	九
心與	一
焉用	三
非必	四

曲肱齋反省錄 目錄

二

云乎	一六
吓得	一七
主體	二〇
無二	二二
以爲	二三
如也	二五
無礙	二六
性戒	二七
無修	二九
率性	三〇
自遊	三二
罵禪	三三

曲肱齋反省錄

攸縣陳健民撰

回頭

夫諸法本來解脫，無根無緣，不生不滅，不假斷證，卽是大圓鏡智。諸法平等解脫，無善無惡，不一不異，不容分別，卽是平等性智。諸法現前解脫，無覆無著，不來不去，不用期待，卽是妙觀察智。諸法當體解脫，無作無止，不增不減，不用助長，卽是成所作智。諸法具如是解脫義，而不外出於一體，非言思之竟，法爾如是，卽是法界體性智。誠明斯旨矣，自應任運騰騰，隨緣不變。而我則不然，定中心地，雖能了了，座餘乃觸處成窒；以爲俗事多而佛事少也，是背平等解脫義；以爲俗人近而師友遠矣，是背當體解脫義；以爲見雖到而行未達也，是背現前解脫義；以爲證未透而果未圓也，是背本來解脫義；以一心而背四義，而斷斷乎欲通達法界體性，豈非緣木求魚，蒸沙作飯乎？既知其不可也，能勿回頭來？

戊寅十月三日作

負恩

平生辜負師恩多矣！其尤大且深者，莫如師所直指本面，而未能寢饋弗諼也。夫諸法現成本地，法爾如如，師既直指之矣，余亦當下認知之矣，然皓然一現，忽而隱蔽。其始也曰：若者空，若者有；其繼也曰：若者轉，若者成；其後也曰：若者小，若者大。譬之貪，必判之曰：貪相有，貪性空，轉貪業而成菩提，則凡夫之小貪，可爲諸佛之大貪，言之長焉。義乃背矣，距上師直指之本，地益遠矣。吾今思之，諸法本來空，徹事也，亦徹理也，何可與有對談？分庭抗禮之勢成焉，二邊中間之辭亂矣！貪業本是菩提，而必曰轉，作止任滅之機生焉，而直下指歸之傳斷矣！貪且無有，何論大小？妄想分別之心萌焉，而三無差別之理喪矣！始則成分庭抗禮之勢，繼之以作止任滅之機，終必益成其妄想分別之見，其去師之指示，何止萬萬里歟！如是而欲報師恩，曷有期焉！貪性、貪相，二者俱空，此之空義，非與有對。貪自性如是，一切有、自性皆如是，別無孤空，更何來與空相對之有？往者，余與諸同學相對討論：如何建立妙有義？如何

建立真空義？皆唯滋舌鋒、造話柄而已。未嘗直指其本面也。所謂本面者，現前法爾，坦露羅列，離于二諦，本來如是，空透一切，而實皆無有空者，更何有有哉！密宗之嘔打且促，之本來面目，之唯一明點，之現成本地，皆詮此理；而禪宗之所以必棒、必喝、必嘿、必良久，亦表此義。今不此之住，而倏爾曰：此妙有也，不落頑空；此真空也，不落妄有。倏爾曰：緣生法，幻有也；無自性，真空也。不可執幻有而離真空，亦不可沈真空而遺幻有；言之似極圓融，深究其旨，皆先具二邊之見，而後粲巧合之言，口頭禪而已矣！曷補于實際理體乎！或曰：經論皆如是，相對論列，是何故哉？應之曰：此事一涉語言文字，即不能不從二邊言之；果唯策勵其心行焉，則唯上師口訣之足憑；而所謂口訣云云，即直指其本面而已矣。本面既認知矣，口訣亦無所有，當前領納，時時如是，處處如是，箇箇如是，平等平等，現成現成，大矣哉！師恩也。偉矣哉！法性也。幸矣哉！吾得而聞之也。聞而忽忘焉，本成而忽覓焉，本平而忽參差焉，由是而懼其未然也，必將有所攀緣焉，本來解脫之義，豈不自我而隱乎哉！如是而悔其不然也，必將有所追求焉，平等解脫之義，豈不自我而亂乎哉！由是而伺其將然也，必將有所期待焉，現前

解脫之義，豈不自我而忽乎哉？由是而疑其或然也，必將有所遷就焉。當體解脫之義，豈不自我而迷乎哉！夫貧而爲盜賊，爲乞丐，固難免也；今富矣，而猶不自安享其成，懷瑾握瑜，衣錦履珠，以勺餒餘于抱關擊柝者之門焉，豈不羞哉？爲之師者，百口呼之而不應，千手挽之而不回，豈不悲哉！吾所以云深負師恩者，此也，吾渠可不勉乎哉！

戊寅九月十九日作

陳病

吾未學佛前，病在貪瞋癡；既學佛後，病在戒定慧；未知病前，病在病；既知病後，病在藥；未知藥之病前，病在藥；既知藥之病後，病在捨貪瞋癡。純凡夫也，無論矣。既號爲學佛矣，戒而以招福，奈貪何？定而以死水，奈癡何？慧而以狂肆，奈瞋何？要在空諸所有，龐蘊之所以戒夫實諸所無也；于是吾將滌慮竭力，以求其所謂空性者，以爲藥焉！于師必擇焉，曰此修且促成就者也，彼師疇可逮。于地必擇焉，曰此乃古德道場也，彼山莫之京。于法必擇焉，曰此契第

一義諦也，彼法安能媿。又或以爲儼然有一物焉，可以達真如之竟，若者通脈、開輪，若者攝氣、歸心，若者爲發樂捷徑，若者爲啟明南針。旣怯病之多端，又疑藥之寡效，莫著朮、鼈參、苓、渾身爲藥囊矣！病榻橫陳，不禁鳩枕槌床而太息曰：吾不耐藥矣，吾將不藥矣！于是破葫蘆，傾鉛汞，坦然裸露；原無事矣，然每遇諸藥，輒嫉之如仇，又深恐其質之入口也，其氣之撲鼻也，防之惟恐不周，緘其口，掩其鼻，而心陷于枯井，莫能通鬯矣！此猶撥無一切，橫肆嫚罵之狂禪和，或責人念佛，或鄙人持戒，或譏人誦咒，或謗人修氣；一若其所持之空性者，惟在其生之七尺之軀，死之一坏之土而已耳！此而外，處處有彼一身，在在空；豈以深廣之法身，而竟若是其拘拘也耶？蓋病在捨矣！古人謂如扶醉人然，東之則倒西，西之則倒東，吁嗟乎！吾之病何其多耶？有病安能無藥？吾之藥之病，又何其多耶？岐路之外，又有岐路焉。今請犁病庭而掃藥穴，乃恍然知其體性空寂，了無所有。本來無貪瞋癡，原不用戒定慧；本來無病，原不用藥；本來無藥，原不用捨；于是乎渾身圓活灑脫矣！貪也空，瞋也空，癡也空，戒也空，定也空，慧也空，病也空，藥也空，捨也空，空也空，由是空也而空焉矣。捨而不知捨之爲捨也，藥而

不知藥之爲藥也，病而不知病之爲病也，戒定慧而不知戒定慧之爲戒定慧也，貪瞋癡而不知貪瞋癡之爲貪瞋癡也。吾適然而貪矣，瞋矣，癡矣，戒矣，定矣，慧矣，吾適然而各安于空也，吾適然而病矣，藥矣，捨矣，吾亦適然而各安于空也。夫誰得而名爲學焉也乎哉！夫誰得而名爲未學焉也乎哉！

戊寅十月十五日作于常寧禹憩山麓

自欺

善後靜坐思過，覺所謂度衆生云者，徒自欺也。因緣和合之謂衆，相續不斷之謂生；前者無自性義，諸佛之空體也；後者常任運義，諸佛之悲用也。此而曰度，不知何處是彼岸？是純理也，且置勿論。請就事言之：今所謂度衆生者，不亦以見衆生之有貪與慳乎？然我不有貪，安見人之慳？我不有慳，安見人之貪？或又以見衆生之有愛與妒乎？然我不有愛，安見人之妒？我不有妒，安見人之愛？準是推論，我苟不貴，棄之不取；我苟不欲，賞之不竊；我不慢藏，誰其